

## 怎一個杏字了得

李憶著

**自由談**  
杏字，可真的算不上是個什麼好字。你看，它上面一個木，下面一個口。怎樣看，都是木口木臉的，全無表情可言。

可不知道為什麼，中國人好像特別喜歡這個字。銀杏紅杏，南杏北杏的一大堆，可煮可煲，可鹹可甜，特別是南方人，像母親這樣的廣東女子，南北杏是她煲湯最常用到的材料；鹹的是南北杏煲豬尾湯；甜的則是南北杏燉川貝雪梨。總之，凡是杏必定是好東西。好在不是藥，卻有治病的療效。

小時候隔壁麵包店老闆娘的姨生女，是一對雙胞胎姐妹，姐姐叫愛杏，妹妹叫曉杏。她們經常來玩，每次都是由父親騎着腳踏車一前一後載着她們來。這對取名杏的姐妹花，非常好動，而且頑皮。老闆娘在店屋後面養了幾隻火雞，她們老愛逗火雞取樂。姐妹倆一前一後包抄，將火雞趕來趕去，一面學着火雞叫。連帶兩隻黃狗也給逗樂了，跟在她們後面一起跑。所謂雞飛狗跳，想必是這種情況吧。

後來老闆娘不養火雞了，改養起兩隻大白鵝。鵝可不是好欺負的，你追牠反被牠追，一旦被趕上，咬着小腿不但不肯鬆口，還會搖頭擺腦地擰。愛杏和曉杏大概是被擰怕了，也漸漸少去屋後玩了。於是也少聽到那當姨媽的扯開喉嚨大喊：愛杏曉杏啊，你們不要去撩火雞了好不好？弄得雞飛狗跳的，吵死人哪！

愛杏和曉杏，她們是我小時候的朋友。也是因為她們，我學會了杏字怎樣寫，知道木下面一個口，這字讀「xìng」。

隨着年齡的漸長，我知道了好

些有關於杏的解釋，也懂得怎樣用。像紅杏，被用到時，似乎不是什麼好事。就好比桃花，讓人有種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異曲同工之妙。可不是，桃花和杏花都是粉紅色的多（緋聞啊，不就是桃色事件嗎），都是會出牆的，一旦攀出牆外，哎喲，那可大事不好了，是男人頭上變色了！

杏子和桃子是水果，可食，這不在話下。倒是銀杏，此杏不同彼杏，樹齡動輒數千年以上，堪稱是地球上活得最老的樹。目前被發現還活着的，已有一萬年之壽！

銀杏俗稱白果，這東西惹是生非得很。在舊小說裏，男人妻妾成群，在一個屋簷下，他的女人們一邊剝着銀杏仁，一邊針鋒相對。明裏是以此消磨日辰，實際是暗裏過招，繁衍酸風醋雨……

而南杏和北杏又是怎麼一回事？也不見得是簡單的：南杏甜，北杏苦。這種種的杏，雖各有巧妙，但都不得我心。覺得太複雜了，難以承受。我只喜歡杏脯，簡簡單單的，取杏子對邊切開，曬乾即成，沒有添加劑，即無色素又不用防腐。赤裸裸呈天體狀，十分坦然。我一口氣可以吃半斤。

說到我母親。她吃得比我刁鑽多了；她喜歡喝杏仁茶，愛吃杏仁豆腐。我身為其女，反不得其傳，這是我自動棄權的。杏仁豆腐蠻好吃的，家裏人都喜歡，可杏仁茶這玩意兒——唉，擺明是騙局，茶裏沒茶葉！

杏仁茶其實是以杏仁磨成粉，加白糖和米粉，且帶點「木虱」味。我認為是所有「杏」食譜中最狡詐，最複雜的一款！

我母親之所以喜歡喝杏仁茶，想必是視杏仁為保健品，既可滋補，又可潤肺化痰。我則恨其狡詐，覺得「頂心頂肺」，故而不喜。

## 歡樂十月節

林中洋

當朋友們提議去十月節時，我的反應很有些矛盾，興趣當然是有的，但是一想到得穿德國的傳統服裝，我就又想打退堂鼓了，於是左右推脫，說我胸圍小，穿Dirndl撐不起來，女友碧爾吉特立刻反駁說：「那我呢？比你的還小，我都不怕，你愁什麼？」我只好說：「可你是純粹的德國人啊，我要是穿這個，那就成了風景了！」

然而最後，耳朵根子比較軟的我不僅答應和他們同去，而且竟然鬼使神差地買了一身Dirndl！要說起這種所謂的「少女裝」或者「女僕裝」，本來是巴伐利亞地區的民間服飾，因爲原本是勞動婦女的裝束，所以注重實用和簡樸：白色的襯衣，束身的連衣裙，腰間繫一圍裙，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去山裏度假呼吸新鮮空氣的城裏來的小姐們喜歡上了這種「田園風」，再加上幾部當時流行電影的影響，Dirndl逐漸成爲一種時髦，款式也變得種多樣，但是萬變不離其宗：襯衣多爲泡泡袖，領口可以很低，可一般不能露肩；裙子不必再長及腳踝，可是也不許短過膝蓋；上身用絲帶或繩扣像繫鞋帶般紮緊。和Dirndl相對應的，是男士的皮褲子，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說，這就是德國人的典型裝束。

其實，德國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傳統民間服飾，Dirndl與皮褲就和舉世聞名的慕尼黑十月啤酒節一樣，本是巴伐利亞地區的特產。後來，德國其他地區也開始在相似的時間舉辦十月節，規模



◀ 德國傳統服裝Dirndl近年成為一  
資料圖片

## 元朝佛幡照耀絲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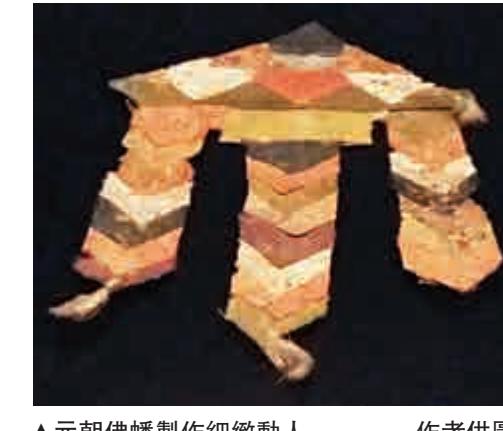
小 可



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「數碼敦煌——天上人間的故事」展覽上，絹幡文物讓人大開眼界，只是一塊旗旗，小小一塊布料

，但製作精緻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和宗教交流的藝術結晶。幡，原是戰場上武者用以統領軍旅、顯揚軍威之物，及後被佛教僧尼和信徒用作宗教活動的物品。佛幡，與藥師佛有關。

藥師佛是梵語，或稱藥師如來，原名爲藥師琉璃光（王）佛，或藥師琉璃光（王）如來。藥師佛全身通透，藍色似琉璃，此佛重視幡供養和燈供養。《藥師經》有云：要脫離危厄，應做兩件事，一是造七層燈，每層七盞，共計四十九盞，有燈四十九盞，便可照耀幽冥苦痛衆生，讓衆生得到光明，彼此得以相見；另一是懸掛五色（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）延壽神幡，爲病人祈福。五色代表五行，代表人體內五臟，用神幡奉佛，表示養五臟以延續壽命。幡是佛教信仰的重要且莊嚴物品，象徵降魔、消災免病、求福祈壽，彰顯佛菩薩威嚴。古絲路上，無論中原人或西域人，也有幡供養的情況，且被視為大事，有大寺就會出現懸掛覆蓋



▲元朝佛幡製作細緻動人

作者供圖

的彩幡以萬計之多。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幡多爲彩幡。幡有大幡小幡，大小有一定的標準，至於形狀，一般是幡頭呈三角形、幡身長方形，多用布製作，也有用金銅、雜玉、紙等，多懸掛於堂內柱子上，或樹立於佛堂前庭，或附於天蓋四隅。

上述展品名爲絹幡，爲元代（公元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）敦煌出土文物，至今保存較完好，以紅、綠、黃、藍、白等顏色組成，以絹、綾、紗三十塊材料剪貼並縫製而成，是薄而堅韌的細緻織品。此幡左右對稱，幡頭呈

三角形，由多塊大小不一的三角形拼貼而成，幡頭下面有三條帶子，中間的一條有八層，左右兩條各有七層，中間及左邊的帶子有流蘇。宋、金的紡織業已經不錯，到了元朝，紡織、印染、刺繡等工藝更有所提高，綾、羅、綢、緞、絹、紗等各地均有織造，元朝時單是官辦織繡作坊就有八十多間，民間絲織以江南居全國之首，蜀錦也很受歡迎。

古絲路上，中外商旅、使者和僧侶在進出邊關前，都會在敦煌稍作停留，多種宗教都留下了痕跡，從壁畫所見，佛教是絲路上多種宗教中一個重要宗教。

遊敦煌，可以欣賞到敦煌研究院在數碼影像記錄、三維信息提取、虛擬現實重現，以至透過互聯網和多媒體節目多方面的顯著成果。是次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敦煌研究所合辦的數碼展覽，觀者也能看到以數碼技術展現的虛擬洞窟、多媒體互動裝置及影音節目等，可知科技與文物保育何其重要。

現代「一帶一路」與古絲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，把握好機遇，在和平公平的氛圍下，成員國之間相互合作、互惠共贏。像佛幡一樣，救世道良心，傳遞的是熱誠交往、彼此守護的信息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元朝佛幡在古絲路上出土，饒有意義。

## 本港藝術產業可與大灣區共利

張 茂



日前看了一個大灣區書畫展覽，近百幅參展作品來自十一個地方的四十位藝術家，內容涵蓋書法、國畫，以至西藏唐卡

。參展者工作或居住在順德、佛山、中山、南海、澳門、江門、新會等地，甚有「大灣區」的代表性，因而引起我觀看的興趣。

從規模來說，這是大灣區文化藝術活動的一闋小曲。隨着大灣區經濟、貿易、科技、文教等漸進至深化，各城市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增加，日後將是更具規模的章樂登上舞台。

藉文化藝術帶動一座城市繁榮，有認知過程，可行嗎？在歐洲已有成名先例，一座名城靠文化藝術崛起如德國的拜羅伊特，奧地利的薩爾斯堡，法國的亞維農，蘇格蘭的愛丁堡，皆是成功範例。

浙江的烏鎮，選擇走這條路，也成功了。

烏鎮是著名作家茅盾故鄉，江南小鎮歷史悠久，加上名人效應，有利發展旅遊。二〇一〇年上海主辦世界博覽會，筆者曾順道到烏鎮遊覽，小河兩岸大街小路，遊客水泄不通。那時烏鎮還是吃老本，靠古街的明清木板老店、手搖紡織機、古老宗祠建築特色作賣點。想不到三年一小變，五年一大變，如今國際知名度攀高，烏鎮的現代歌劇院拔地而起，可謂融會古今。

烏鎮的崛起頗有啓發意義。二〇一三年首次推出「戲劇節」，開始即用全國響噹噹的藝術總監賴聲川、孟京輝、田沁鑫擔綱，戲劇節不是鬧着玩的，是動真格的；紅人效應爲戲劇界及觀眾帶來期待，等候好戲上演，結果一炮而紅。

第一屆戲劇節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開幕，爲期十一天，當時表演場地只一個，上演六部劇。

兩年後，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主辦第三屆，招來十二個國家演出團來烏鎮，演出增至七十三場。短短三年，演出由六場增至七十三場，外國藝術團從零增至十二個國家。

古鎮現已建起一大批表演場所，如烏鎮大劇院、國樂劇院、沈家戲院、秀水廊劇院、蚌灣劇院、評書場、水劇院、詩田廣場；即使鄰



◆ 香港舉辦國際盛事的經驗豐富，在大灣區藝術產業發展可扮演橋樑角色

近的上海也沒有那麼多劇場吧。在烏鎮劇院上演中外劇目繁多，且不拘一格，有經典劇目，也有時代題材的劇種，百花齊放。烏鎮發展爲旅遊城市與戲劇城市雙齊名，吸引國內外遊客，帶來經濟繁榮。

本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，烏鎮戲劇節進入第六屆，已有十七個國家劇團主動參加，帶動旅遊和商業。

歐洲發達國家，早已利用城市本身的歷史、文化、古建築等特具條件，藉藝術帶動城市繁榮，不須依賴工業生產，而且十分成功。

奧地利的薩爾斯堡，音樂神童莫扎特的故鄉，一九九六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爲世界文化遺產，莫扎特故居、國家博物館、海爾布倫宮，歐洲人慕名而至；遊船、纜車、提供玩樂，電影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在該城攝製，增加城市知名度。可見電影有利於提升城市的聲名。

德國的拜羅伊特坐落萊茵河上，沿着萊茵河一條風景帶，著名德國作曲家瓦格納曾定居；城市歷史文化深厚，威尼斯城堡、新宮、公爵夏宮，著名的瓦格納歌劇院，展現歐洲古建築風格。當地又重現昔日陶瓷、造紙、樂器、釀酒的生產程序，吸引遊客觀看工業革命時代的城市景象。

法國亞維農是著名藝術之都，到處可接觸到各種藝術品，官方與民間合辦的藝術節，是每年一大盛事，官方負責邀請國內及歐洲其他團隊或藝術界巨擘參加演出，民間藝術組織則面向創新藝術團體，邀請本地及國外新生代年輕藝術家、未來之星，爲他們提供站上國際舞臺的機會。每年的亞維農藝術節，全城充滿動

感，既吸引國內外遊客湧至，又是新生代藝術家的夢天堂。

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，爲本港與大灣區打通「一小時生活圈」，人員來往更密切，爲本港文化藝術行業帶來更寬大空間，以灣區各城市爲藝術市場，把文化藝術進入大灣區，以文化藝術輸出帶動經濟；同時提升本港文化藝術水準，創作內地觀眾喜聞樂見節目，把大灣區居民吸引過來。並將藝術展覽，列入主要發展項目，選擇中西方高水準的項目展出，這方面的探討，應由官方與藝術團體及早進行。

香港角色獨特，足可扮演中外文化藝術的橋樑，過往也有成功的經驗，去年科學館展出「永生傳說——透視古埃及文明」，展出大英博物館多具木乃伊及稀世文物，入場人次高達八十五萬，部分是來自深圳、東莞、南寧。同年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「羅浮宮的創想——從皇宮到博物館八百年」，反應同樣熱烈。把外國稀世珍品引來展覽，是香港的優勢。將來故宫文化博物館建成，香港及大灣區居民，不必遠到北京，即可看到故宫珍寶文物。

過去紅館歌王歌后的演唱會，吸引內地歌迷來港購票，近年外地歌手在機場附近亞洲博覽館的表演，同樣吸引珠三角歌迷湧來，關鍵在於提升水準。

大灣區將是本港及珠三角城市的文化藝術高地，創出一個共用、共利與協調發展的環境及機制，舞台表演、書畫、藝術、文物展覽、影視拍攝等多方面，將日漸形成合作與交流廣闊空間；這有待官方與業界同心同力，區內合作，以文化藝術提升城市知名度，促進灣區繁榮。

## 表姑白舟

顏純鈞

因爲沒生孩子，表姑抱養了一個山區農民的女兒，聽說直接就從醫院裏領養了，像小貓一樣軟綿綿地抱回老家

，本來想寄養在姑婆家裏的，後來不知什麼原因，又抱回去了。七十年代末我來了香港，聽說她和上海丈夫也申請調動工作回了老家，表姑在通用機器廠做技術員，她丈夫去了日用品廠。改革開放後，上海姑爺承包了日用品廠來經營，起先還有聲有色，慢慢就支撑不住，廠子倒閉了，他只好到親戚的廠裏去打一份工。

大概九十年代中，突然聽說表姑白舟患了柏金遜病，我們都大吃一驚，不相信這種磨人的病，會生在美麗的表姑身上。她慢慢地毫無辦法地失去行動和說話的能力，那種漫長的一點一滴的生命力的流逝，使我的表姑活在幾乎沒有盡頭的苦難裏。我常常覺得心痛，想像她的美麗一點一點地剝蝕，她的哀告和呻吟在心裏，她每天坐在家裏，呆呆看陽光進來，陽光退去，生命空洞不實在，而人間開始與她沒有關

連。我生怕再見到她，我怕見到一個容顏枯憔、雞皮鷄皮的表姑。

我最後一次見到表姑，應該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，我和太太回鄉探親，大年初一早上，我們去給姑婆拜年。滿屋子都是姑婆的家人，意外地看見表姑坐在角落裏，旁邊有人把她扶起來，她離遠了對我笑着，我趨前握她的手，她的手沒有血色，綿軟無力，但她那張臉，卻還是那樣美麗，皮膚細白，笑容淺淺，彷彿柏金遜病讓她的生命停止了，而她也因此沒有老去。

旁邊一個少婦抱着孩子，姑婆說那是表姑女兒，表姑已經做外婆了，可是她也許並不知道。

歲月匆匆，表姑的病慢慢沉重，而她的上海姑爺也慢慢不安分。家有病妻，這上海男人卻白天黑夜在外面胡混，胡吃海喝，唱K跳舞，徹夜不歸家。我母親有一次回老家，偶感風寒去醫院看醫生，就在門診部碰到這個上海姑爺，他陪着一個紅衣女子也在那裏，見到我母親，尷尬地打招呼，心裏有虧不敢久留，匆匆帶着年輕女人溜掉了。

表姑什麼時候離世，我也都不知道了，多年下來，故鄉日疏，親戚星散，偶爾有人來問起，人家也都目光空茫。在她最後的日子裏，有沒有人好好照料她，給她起碼的溫暖，讓她對這個辜負了她的人世，有一星半點留戀，那也是一個永遠的謎了。

很早以前，我看過一張舊照，表姑和她的兩個哥哥兩個弟弟站成一排（最小的兩個弟弟還沒有出世），好像樓梯級一樣排列。她那些兄弟，如不是淘氣地笑，就是一本正經地板着臉，唯有表姑白舟，張着兩隻小鹿一樣驚惶的大眼睛，望向鏡頭後很遠的地方，莫非在那時，她潛意識裏，已經看到自己的一生？

人世如長河，波濤洶湧，沒有人知道自己將去到什麼地方，將在那裏登岸，或將在那裏落水。表姑白舟就像《桃花搭渡》裏那條小船，在驚滔駭浪間出沒，顛簸傾側，毫無自主地被時代洪流裹脅，時至今日，她的美麗也沒有記得了。

魯迅說：悲劇是把人世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，這真是對悲劇最精闢的定義。

(下)